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稽古編卷十一

吳江陳啟源撰

南有嘉魚之什下

變小雅

六月

六月北伐鄭箋以為遣吉甫信矣至毛傳以為親征並無明文也王肅孔晁述毛指始有親征之說徒據首二章傳文為詞耳首章傳云日月為常次章傳云出征以

佐其天子太常王所建而出行征伐成已為天子之大功此王孔二家所據為親征之證也不知毛傳原不言佐已其云佐其為天子指吉甫言義亦明順至王建太

常雖周官有明文

見司常及大司馬

然玩傳語未嘗謂建此以

行也傳云棲棲簡閱貌飭正也日月為常服戎服也夫簡閱者將出師先選練其士衆車馬如周禮大司馬四時蒐田教民坐作進退之法是也平時簡閱王猶親蒞之况命將出征乎太常之建只應在此時耳二章傳又

云必先教戰然後用師可見首二章毛皆指簡閱言章末兩出征則明簡閱之故何嘗以為親出哉故末章傳云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傳義顯然矣肅見斯語與已矛盾復為之說曰王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迫逐乃至太原則尤可笑躬率六師業已就道乃未見敵而先歸中興賢主何舉動輕率如此乎又案簡閱近在京師自當躬親其事征伐在千里之外擇人而任之乘輿可以無出此事勢之常無足怪也孔欲證成王說

以為得毛指乃云不得載常簡閱遣將獨行此吾所未
解

六月棲棲劉執中彙以六月為建巳之月呂說從之朱
傳以為建未之月此本不足置辨但周世民間紀物候
或用夏至朝廷大政令必以周正紀月出師征伐國
家大事焉有舍周正而用夏至者哉詩小傳謂詩無周
正非也必如幽風之七月小雅之四月方可定其夏至
耳小明之二月未嘗建卯十月之交之十月未嘗建亥

也

各有辨
見本篇

于字有三訓於也往也曰也詩具有之今莫識曰義然
六月篇兩王于出征若不訓于為曰文義終不可通鄭
箋得其解矣孔疏謂詩中于字傳止有於往兩訓故不
用曰義述毛殊不知傳文簡略安知非偶遺之邪案於
曰二義皆見爾雅釋詁其曰義郭注引此詩釋之又說
文于字注云於也象氣之舒從丂一夫亏象氣之舒曰
從口從一亦象口氣之出

見說文

古人製此二字意原相

同矣又案亏於同義詩多用亏而於字亦間出於本古
文烏字也古文烏作𪛗又省作𪛗隸變作於借為於乎
字轉其義而不改其音也又為亏義則音義俱轉矣於
字見詩者靜女著權輿蜉蝣九罭白駒下武板清廟九
詩凡十七字皆于義央居切至伐木靈臺與雖賚二頌
則釋文有兩音要音烏之義長也其餘皆歎詞矣又於
為歎詞元象烏烏之鳴斯假借而不離本義者故他處
作烏亦作鳴

共武之服釋文云共鄭如字王徐音恭王徐之音述毛者也孔疏用鄭說述毛亦讀如字恭字之義無間焉朱傳云共與供同未知王徐亦此義否也觀巧言之匪其止共小明之靖共爾位召旻之昏秣靡共皆訓為供具之供則意當同矣嚴緝既音共為恭又引鄭箋云共典也箋本謂嚴者與翼者共典兵事共典猶同典耳非以典釋共也裁割先儒之言而不顧其文義將誰欺乎又案箋分嚴翼為兩人云羣帥之中有威嚴者有恭敬者

共典兵事言文武之人備此義亦勝嚴者能率厲士氣
敬者能撫緝衆心或以武節著或以文德優人各有能
在用才者兼收之耳吉甫文武俱長所以為元帥也孔
以鄭述毛不為無見

六月詩所言地名凡五焦獲也鎬也方也涇陽也太原
也毛鄭緊無注釋惟焦獲則疏引爾雅耳鄭訓涇陽為
涇水之北涇水北非一地初不以秦漢之涇陽縣當之
也鎬方無所考直以為北方地名而已惟太原之名見

禹貢及左傳彰彰有據而注疏並無一語及之良以六月之太原非禹貢左傳之太原也朱傳始以今太原府陽曲縣釋之案出車詩南仲既平獫狁即伐西戎則二寇定相接壤獫狁自是西北之戎其遁也亦應向西北而去吉甫安得反東行逐之至今山西之陽曲哉通義駁其誤允矣或又謂太原即唐原州今平涼府固原州及涇州地後魏始置其命名或取詩太原源謂此近之矣而亦無確據後魏去周宣千餘載即使因詩取名亦屬臆見况未

必然也毛鄭去古不遠其地果屬高平

漢高平即後魏後魏

猶有傳聞漢世豈反不知而不取以證詩乎案雍州之地多以原得名見於詩書者禹貢曰原隰底績公劉曰度其隰原又曰于胥斯原又曰復降在原又曰瞻彼溥原皇矣曰度其鮮原綿曰周原膺膺吉日曰瞻彼中原皆雍地也六月之太原其諸原之類與定在雍州北境但必欲確指為何地則穿鑿之見耳

毛傳云焦獲周地接於獫狁者斯言殆未然也焦獲又

名瓠口在今涇陽縣北今涇陽縣即漢池陽縣也在西
安府城北七十里而咸陽縣亦在府城西五十里縣城
東二十五里為古鎬京焦獲去之僅數十里耳何得便
與獫狁為隣西周畿內方八百里而獫狁乃在都城數
十里外直是肘腋之際周世戎狄雖多錯處中國亦不
應密邇如此況吉甫逐之尚行千里而獫狁巢穴反近
在百里內尤不可信爾雅釋地周有焦獲與獲同郭注今
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然則郭所謂瓠中乃釋焦獲非

偏釋護也爾雅以焦穫為十數之一則焦穫乃一地非
兩地也集傳釋焦穫忽分而二之云焦未詳所在穫郭
璞以為瓠中知引爾雅注矣又不玩其文義何邪

出車傳謂方即朔方觀六月詩則益知詩之朔方非漢
朔方郡矣詩云侵鎬及方至於涇陽言獫狁之來由鎬
而方而涇陽也是朔方之地在涇陽與鎬之間矣方之
去周京當比鎬為近劉向云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鎬去
京師千里方復較近焉則不及千里矣豈可以漢朔方

郡當之邪

以詩之文勢合之今之地理涇陽其即焦獲乎焦獲最近京邑獫狁犯周當至是而止詩數獫狁之惡故先言焦獲見其縱兵深入迫處內地繼又追本其始自遠而來故言鎬與方紀其內侵所經也言涇陽紀其內侵所極也以其初至故曰至以其久居而不去故曰整居初至則汎言涇水之陽久居則實指其地名立詞之常也涇水經流千六百里水北非一地焦獲亦在其北耳總

之焦獲涇陽皆舉近而言鎬與方皆舉遠而言

箋云鎬也方也

皆北方地名王肅以鎬為鎬京王基駁之語見孔疏

獫狁之來由遠而近詩人據

目前所見自應先舉其近後舉其由遠而近之路也孔疏云鎬方雖在焦獲之下不必先焦獲乃侵鎬方當亦同此意

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傳云言逐出之而已疏申其意以為宣王德盛兵強不必與戰此語固然然猶未盡也大抵東西南三夷皆有城郭室廬知慕德義易馴服故可

招致而臣屬之北狄逐水草轉徙無常居性桀驁好殺不可德綏威懾揚子雲所謂中國之堅敵也善謀國者但固其疆圉令不我犯足矣故采芑詩曰蠻荆來威江漢詩曰乃疆乃理至于南海常武詩曰徐方既來徐方既同或致其朝貢或正其封域如臂使指其彼三詩並不言諸國之來侵也意所云背叛者止是不修貢職自稱雄於一方又甚則旁犯鄰境耳而先王輒舉兵入其地彼亦惶懼引罪稽首闕廷若六月詩則異是述獫狁

入寇情形縱兵蹂躪彌亘千餘里京畿重地半為戎馬
之場彼三詩寧有是乎至吉甫出征僅僅驅之遠遁不
若蠻荆淮徐諸國望風懷附也彼三詩多稱詡國威此
一詩反張皇敵勢豈勇於彼而怯於此邪當年事勢寔
應爾爾後世東南荒服漸內屬為郡縣惟北狄倔彊沙
漠長與中國抗衡古今事略相同讀宣王征伐四詩皆
可得其槩矣

飲御諸友疏云進其宿在家諸同心之友與之飲以盡

其歡然則諸友乃吉甫之友非王之友也呂氏引范氏之言曰王以羣臣為友東萊又申之曰酒誥大史友內史友君固以臣為友也持論雖美然非詩意矣集傳以為吉甫私燕尤失之詩正以王燕吉甫必進其好友與之共飲使得盡歡又於常牲之外燕禮牲用狗加以珍膳見寵異功臣之特厚耳若吉甫召會親友燕飲於私家乃其常事且何關於國政而著之雅篇哉

采芑

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

傳語

故詩人以采芑新

田為喻菜之肥美由于耕之方新士之勇武由于教養之有素也集傳以為因賦起興是采菜民田寔有其事

矣豈三代節制之師乎

通義有辨

集傳又曰芑苦菜此襲用

草木疏而誤也疏云芑似苦菜今脫去似字豈欲溷荼

芑為一物乎又金路有鉤韋路無之經云鉤膺則此路車

是金路非戎路又饒與鐃皆名鉦而鐃

直切

角以節鼓非

靜之義傳云鉦以靜之則此鉦非鐃是饒正義辨之皆

歷有明據而集傳不從未審其何故

芑陸疏以為似苦菜案宋嘉祐本草謂芑為白芑王禎
農書謂之石芑食療本草云云白芑似萵苣葉有白毛
李氏綱目云葉色白折之有白汁正二月下種三四月
開華黃色如苦蕒結子亦同八月十月可再種故諺曰
生菜不離園蓋白芑苦芑萵苣俱宜生食不宜烹可通
曰生菜而白芑稍美得專其稱也然則茶是苦芑

辨見
卯谷

風芑是白芑同類而小別耳元恪以為相似信矣朱傳

不察混為一茱

王國六軍用車千乘采芑其車三千則十八軍矣非出師之常故鄭以為羨卒盡起孔疏以為出六遂及公邑後世或以為兼用侯國之兵蓋古者天子用兵先取於六鄉鄉不足取六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皆用本有此制非臆說也朱子譏其以文害詞以詞害意故集傳云此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夫詩人矜詡之談容或過甚然此詩其車三千一語而三及之不

憚重複殆是紀實之詞非虛張之說也況萬乘之國出車三千何足為異晉霸國耳昭十三年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

見左傳

遂啟疆所言長轂九百

左傳昭五年

尚不在其中合而計之幾及五千乘矣宣王成周盛天子三千之車詎足為多而過疑之

說文以隼字為雛之或體云雛祝鳩也從鳥隹聲或從隹十徐云思允切爾雅翼據其說以為詩之翩翩者雛皆隼也案雛乃謹慤孝順之鳥故詩言將父將母以之

為興而嘉魚篇以喻賢人左傳謂之祝鳩少皞氏以名
司徒主教民亦取其孝也隼為鵠屬鷙鳥也易解卦公
用射隼以象詩

俗作悖

逆之人

九家易言其性疾害

詎可合為一哉

況說文離諧佳聲明與隼異讀又訓為祝鳩則定非鷙
鳥其以隼為或體當必有誤徐氏思允切殆彊以隼音
加之耳又案離隼皆見爾雅曰佳其鵠鵠注今鷖鳩此
離也曰鷹隼醜其飛也翬注鼓翅翬翬然疾此隼也陸
璣之釋詩也翬離鷖隼亦各為之疏皆以為兩禽矣

隼一鳥也說文以為祝鳩陸璣詩疏云即春化布穀者

則又以為鴈鳩羅願爾雅翼疑為鵯

符悲切音皮

鵯音及云今

俗名鷦鷯則又是鷽鷽

爾雅云鷽鷽鷽鷽

一鳥而兼三鷽果安

所折衷乎吾即以詩易爾雅之言斷之而已詩秦風鵩

彼晨風小雅采芑沔水兩言鵩彼飛隼咏鷽咏隼皆言

鵩鵩者迅疾貌正爾雅其飛也翬之謂可見鷹鷽與隼

同是鷽鳥易以比小人亦以其貪殘善搏擊也其與鷽

殊類明矣

爾雅釋詁蠢作也動也釋訓蠢不遜也說文蠢蟲動也
玉篇云動也作也廣韻云出也動也然則動其本義而
借為不遜與書蠢茲有苗越茲蠢今蠢允蠢詩蠢爾蠻
荆禮記春之為言蠢也先儒釋之皆不離動義字又溷
蠢蠢亂也左傳今王室寔蠢蠢焉

昭二十四年

今本蠢作蠢

是也蠢蠢音同義亦相近無妨通用耳采芑集傳云蠢
動而無知貌無知義古未之有語本伊川而蔡氏亦祖
此以釋書是誤以蠢

書容丑汪二切

愚義為蠢義矣因蠢

本作思

蠢

本作
龜

隸文相近致此誤也詒誤至取蠢為無知之稱

目反忘其動義矣

元老壯猶易所以稱丈人吉也後世趙營平馬伏波皆
以老將立功非其證與朱傳曰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一
似壯猶非老將所能短于義矣況傳引曲禮云五官之
長

謂三公之
為二伯者

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則元老之稱自以

方叔官爵言不以其齒也

車攻

宗廟齊豪

爾雅作毫

戎事齊力田獵齊足爾雅此文釋吉日

詩也毛公用之入車攻傳而以尚純尚彊尚疾推明厥

指蓋吉日云既差我馬差擇也車攻云我馬既同同齊

也擇之使齊二義相因矣兩詩皆紀田獵宜專以齊足

取義而篇中言四牡四黃乃齊力齊豪之事齊足反不

及焉微獨此兩詩也凡詩曰四牡乘牡曰乘駟皆齊力

也曰四黃乘黃

黃驊也

曰四驪

純黑色

曰駟鐵

黑色

曰駟驥

赤馬白腹

曰四騏

青黑色

曰四駱

白馬黑鬣

曰乘鵠

驥白毛

曰乘駟

青驥

色皆齊豪也獨齊足不言駟乘又周禮校人職祭祀朝
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即齊豪
也物馬即齊力也亦無齊足之事豈齊足非周制與案
詩載馬名最多類皆以毛色為定其以力舉者止有駟
牡兩稱並無以疾足得名爾雅釋畜所列諸馬亦以毛
色辨名惟云絕有力駘切如融則以彊力得名耳若夫駟
音蹄駟駟盜驪宜乘裒奴了切駟之屬皆彊力疾足之馬
名然非常之駿不在恒畜之列也竊意古人之名馬止

據毛色而力與足不與焉雖有齊者亦無由別其名而配以駟乘之文矣宜其不著於詩也其師田之馬力與足既齊而色復齊則詩人特表異之以見畜牧蕃息之盛若六月之四驪采芑之四騏秦之駟鐵鄭之乘黃乘鵠大明之駟驪及此詩之四黃皆是要非天子諸侯不能具也若夫渭陽之乘黃以贈人裳裳者華之四駘以保祿位駟之乘黃乘駟以在公則齊豪而已不必兼力與足矣

車攻二三章言行狩言于苗猶未田獵也孔疏以為先致其意呂記以為有司先為戒具是也宣王適東都會諸侯為主會同之後因而田獵以娛賓客耳三章集傳云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五章又云既會同而田獵一似有兩次獵者語意殊未明劃

甫草傳云甫大也箋云甫田之草鄭有圃田故釋文云甫鄭音補朱傳從鄭呂記嚴緝則否嚴謂下章獵於教地不應又言圃田也然案圃田澤在今開封府中牟縣

西北七里敖山在今開封府鄭州河陰縣西北二十里
計二地相去僅百餘里各舉一名以互見其所在義亦
可通也又案甫草韓詩作圃草見後漢書馬融傳融廣
成頌曰詩咏圃草

韋懷注引釋詩
東有圃草云云

康成先受韓詩又馬

之弟子故直據此文以解之非破字也又周語藪有圃
草注訓圃為大云茂大之草則圃甫二字古本通用又
圃田水經注作甫田其水為甫水尤足為證

孔疏謂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

往田焉此語殆不然王制說封建之法名山大澤不以

盼

音班賦也

周禮九州數澤皆掌於職方正使有鄭圃田不

得在其封內且非直此也諸侯境內天子自應得田春

秋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河陽晉地也時文公方

霸而襄王以衰周弱主猶狩于其國中况宣王正當全

盛乎又左傳文十年楚子與諸侯田於宋之孟諸宋不

以為嫌也霸主尚爾何況天子孔氏之言不稽於典矣

然集傳從之

夏獵曰苗車攻言夏獵也行狩乃獵之總名故毛傳行狩不言冬而於苗言夏又云芟草為防或舍其中正仲夏教芟舍之法也東萊詩記從之集傳以苗為狩獵之通名殆不然毛說

赤芾金舄傳云金舄達屨也案小爾雅云履尊者曰達屨謂之金舄而金絢也宋咸注云禮黑履青絢赤舄黑絢詳注意則金舄當是赤舄之特異者注言黑履赤舄皆與絢異色正見金之為達屨以其色與絢同絢者舄

頭飾也古人重之以為成人之飾

玉藻童子不履絢

金舄之色

直達於絢所以殊其制而獨得達名也傳文達屨義亦應爾孔疏申之以為金舄即赤舄舄有三等白舄黑舄在赤舄之下其尊未達赤舄之尊莫過屨之最上達者故曰達屨此殆臆說耳孔子魚名鮒著小爾雅宣聖九代孫其書最古其說又甚優而仲達不用未知何意

車攻第五章疏以為諸侯從王田罷賜射餘獲之事蓋田獵所獲禽王擇取三十其餘頒賜臣下然必習射澤

宮令中者取之賤勇力貴禮讓也事在田獵之後而文
在田獵之先者所謂承上章諸侯來會而言令其事相
次故射夫即指諸侯又謂田無射禮惟既獵乃有班餘
獲射其說如此蓋詩人叙事嘗有先後倒置者如駟鐵
之二三章定之方中之首二章出車之四五章皆取文
便也後儒釋此詩惟求事順遂解決拾以下三章皆為
田獵之事而班餘之射闕如矣七章所謂大庖是王所
擇取之三十禽與士大夫無與也朱傳於七章方及澤

宮習射之典不已贅乎况射中之後方可獲禽詩助我
舉柴在舍矢如破之前就令兩章通指田獵事之前後
終未順也案第五章文義定是專言射禮諸侯會射而
集傳直目為射夫決拾弓矢皆射耳故言之特詳曰獵
雖不廢射然所主不在此竟以射夫目諸侯非名矣助
我舉柴亦因班餘時聚諸禽以待射故有積禽若方獵
時其所殺獲尚布散原野中未可言積也王者之田殺
不盡物豈如後世所謂風毛雨血禽相鎮壓獸相枕藉

者哉舉柴當在澤宮明矣

爾雅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舉全句而釋之其專為車攻詩可知傳云徒輦也義亦同矣輦載任器見周禮詩所咏正指此但文義未顯故子夏之徒特著之於爾雅俾後之讀詩者不至誤解為徒行耳無如後人之誤自若也

吉日

吉日篇漆沮之從宋李樗引尚書孔疏漆沮在涇水之

東一名洛水即職方雍州之浸以解之呂記朱傳皆祖其說則此漆沮在馮翊即禹貢之漆沮也近世馮氏名物疏謂地近焦穫其山多獸水多魚漁獵宜於此地理或有然馮又謂惟漆水又名洛不得併以沮為洛今錄其略曰洛水出陝西慶陽府環縣經延安府甘泉縣廊州宜君縣子午嶺至中部縣入西安府界經耀州及同官縣至富平縣合沮歷蒲城同州至朝邑縣東南入渭此洛水沮水出自延安府宜君縣至子午谷子午谷水即漆也

歷中部縣東南流入西安府界至富平縣合漆水此馮翊之漆沮也去鎬京三百餘里若出扶風漆縣者與馮翊之漆為涇渭所隔豈能飛渡而合為一水邪其扶風漆水出自鳳翔府麟遊縣西普潤廢縣故漢漆縣也流經岐山北大藥水自西北注之與杜水合即詩所謂自土沮漆者也其沮之所出孔仲達云未聞

韓詩沮水出鞏昌府階

州角弩谷東南入渭

此扶風之漆沮也縣詩漆沮指此馮謂漆沮

有二而此漆沮是馮翊之水信矣至謂漆沮不得俱名

洛則猶有未盡焉禹貢導水又東過漆沮孔傳云漆沮

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疏引水經云沮水出北地

直路縣東入洛水

今水經同

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濯

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

今此文見注而稍不同又濯作濁漆作柒

漢書引禹貢此文顏師古注亦云

漆沮即馮翊之洛水此皆統名漆沮為洛而馮氏所譏

也以今考之漆沮洛乃各一水名漆沮得入洛洛又入

渭三水源異而委同耳案漢地里志北地郡歸德縣注

洛水出北蠻夷中漢歸德今慶陽府合水縣隋置洛源

縣於其東北

後併入合水

蓋指洛水之初入塞為源以名縣

也又山海經云白於之山洛水出其陽東流以注於渭
樂史寰宇記以為白於山一名女郎山在合水縣北三
十里亦謂洛出合水縣與隋洛源意同皆言洛之源也
又案地里志馮翊懷德縣注禹貢北條荆山之南下有
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周禮職方氏注亦言洛出懷德
此與禹貢傳疏及師古注意同皆言洛之委也洛之委

與漆沮合則已兼有二水在其中馮謂沮不得併名洛

過矣雍錄言洛水入塞後經廊坊同三州乃入渭漆在

沮東洛又在漆沮東漆至華原而西合沮

華原今省入耀州寰宇記

言漆沮合于此俱入富平之石川河

漆沮又東南至同州白水縣乃合于

洛而南流入渭

在朝邑縣西南三十里有漢懷德故城

三水雖分至白水

縣濶為一流故孔安國班固皆指懷德入渭之水為洛

水而曰洛即漆沮也斯語得之

瞻彼洛矣指此洛王氏以為東都水非是

雍州有二漆沮在馮翊者入渭之下流禹貢之漆沮既

從

疏以為扶風水誤也

又東過漆沮是也在扶風者入渭之上流

縣詩之自土沮漆潛頌之猗與漆沮是也潛傳云漆沮

岐周之二水矣惟吉日之漆沮宋蘓子由李迂仲俱指

為洛則馮翊之水也近世馮嗣宗祖其說謂馮翊之漆

沮地近焦穫多產魚獸宜為漁獵之地信矣然扶風之

漆沮正潛篇所云多魚者也其水經流岐下而岐陽之

地實周家較獵之塲楚椒舉言成王有岐陽之蒐語見

昭四年左傳世傳石鼓文十篇記宣王田獵之事地亦

在岐陽其文次篇言漁於汧水

云汧也汧汧王厚之云汧水名

末篇言

獸於吳岳

云吳巫人憐鄭樵云吳即吳岳

汧水出扶風汧縣吳岳即汧

水所自出皆與扶風之漆沮相近又文之體製頗與車

攻吉日相似所述物產有麋豕麀鹿雉兔鰕

鰕同

鯉鯪

鄭樵

云卑連切

鯪

鄭樵云音白

鯪之類其多獸多魚不下於焦獲矣又

其地即周禮之弦蒲爾雅之楊陁

音紆

周禮職方氏雍州

之澤數曰弦蒲注云弦蒲在汧疏云吳山在汧西有弦蒲

之數爾雅秦有楊陁注云在扶風汧縣西楊陁與焦獲

各居十數之一吉日之漆沮安在非扶風水乎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毛傳云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孔疏云以獵有期所故驅禽從之也蓋古者戰不出

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

此三語亦見車攻傳

故諸侯田獵之禮必

使虞人驅禽而至入於防中然後射之未嘗登歷山險
蒐求狐兔不輕萬乘之重更見三驅之仁其義良深矣
騶虞傳云虞人翼五羆以待射騶鐵詩云奉時辰牡周
禮大司馬職云設驅逆之車皆是禮也此禮廢而後世

人主盤於遊畋始有歷邱墳涉蓬蒿口敝於叱咤手倦於鞭策者矣下章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即上章之意傳云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箋云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射禽必自其左故云順其宜也集傳云視獸之所在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田獵之所是徒以利獸為樂古制蔑如矣又謂悉率左右是從王者率同事之人夫在王左右者獨非從王之人乎誰率之而誰為所率者乎文義殊不可通

悉率左右傳云驅禽之左右箋申之曰率循也悉驅禽
順其左右之宜箋語釋經文最順而申傳義猶紆傳字
下更須補出循義方可通耳玩傳語竟似訓率為驅而
傳之字應解為往文義始明然以釋經不如箋之優箋
殆易傳孔以為申傳殆未必然矣又案文選注李善引
此傳云驅禽於王之左右句法較完成然玩孔疏則於
王二字乃李所益也

毛詩稽古編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稽古編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莫瞻菴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_臣陳木

謄錄監生_臣甯汝櫺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稽古編卷十二

吳江陳啟源撰

鴻雁之什

變小雅

鴻雁

二雅皆士大夫作也朱傳謂鴻雁是流民作訓之子為
流民自相謂恐非是之子侯伯卿士為王巡行勞來者
也歐陽以為使臣義亦同爰及於人恩澤及此可憐之人也哀此

鰥寡哀此孤獨者而收恤之也皆之子劬勞之事古義
本如此漢蕭望之曰爰及憐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望
之治齊詩說亦同毛鄭矣集傳曰劬勞者皆鰥寡可憐
之人則爰及哀此四字為虛設矣況此流民豈必偏喪
者哉

鴻與雁同類而異禽毛傳云大曰鴻小曰雁是已博物
志又有三同三異之說三異者色有蒼白羣有多寡飛
有高下也則不止大小為異矣或謂凡雁類其大小

隱陶

居
云蒼白

見本草綱目

亦各不同案鄭風雁與鳧並言爾雅亦

以鳧為雁醜九戔箋言鴻大鳥不宜與鳧驚之屬飛而
遵渚草木疏亦云鴻鵠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則鴻
之大非雁比矣陸疏又云有小鴻其小如鳧白色今人
直謂鴻則鴻自有二種雁之白者亦鴻也陶隱居云又
有野鵞大于雁似人家蒼鵞謂之鴛鵞案鵞音戈說文
作鴈鵞也合而論之小而蒼者雁也小而白者小鴻也
大而白者鴻也鵠也大而蒼者鴈鵞也爾雅云鵠音六鵠

力于反 鵞注云今之野鵞則鵞鵞又鵞鵞之別名

雁鴈二字俱見說文雁字入佳部云鳥也鴈字入鳥部云鵞也又云鴈讀若雁並非重文則二字異禽亦異字矣玉篇廣韻皆以雁為鴻雁字而別出鴈字為鴈之重文其雁字則依說文訓鳥未嘗合雁鴈為一也徐鉉以雁為知時鳥大夫以為摯昏禮壻摯用之故從人而謂雁字從人從厂義無所取當從鴈省聲則雁鴈不同字明矣韻會云鴈或作雁始以一字後人習而不察二字

久通用非古也又據徐說鴻雁字當從佳作雁與玉篇
廣韻異今玩說文則徐說為長雁雖與鵠相類不應徑
釋為鵠鳥乃統名可以目雁矣詩雁字皆當從佳其從
鳥者誤也又案爾雅及禮記俱號鵠為舒雁莊子山木
篇記主人烹雁事是雁乃畜禽定指鵠也意謂鵠為雁古
人本有此稱名觀說文雁字注則益信矣近世魏拔六
書精蘊釋雁字謂鵠似雁而德不然故以偽亂真之贗
取其義理或有然

矜人貧窮之人也鰥寡無告之人也此流民之最苦者而無告又甚於貧窮矜人則賑餼之爰及之謂也鰥寡則收恤之哀此之謂也此勞來安集之加厚者而收恤尤厚于賑餼下章百堵皆作則凡流民均及之而矜人鰥寡亦在其中勞來安集當有三者之差矣侯伯卿士為王行撫綏之政委曲周詳如此故三章皆以勛勞為言

鴻雁詩三言勛勞皆謂侯伯卿士也鄭獨以次章勛勞

屬流民言與首尾兩劬勞異誤矣案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指使臣言文義甚協于垣作堵皆使臣經理之安得不勞及民各得所則為上者亦身享太平之樂豈不一勞永逸乎集傳三劬勞皆指流民言義雖畫一然以之子為侯伯卿士毛義斷不可易

百堵皆作傳云一丈為板五板為堵鄭箋引公羊傳以破之云五板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案毛鄭所云五板累五板也鄭所云五堵接五堵也累言具

高接言其長板高二尺累之則一堵之牆高一丈鄭以
為六尺而堵雉之長亦從而異公羊後於毛未足深信
然雉長三丈語鄭又據左傳都城百雉為說於義較優

詳見
孔疏

維彼愚人謂我宣驕箋云謂我役作衆人為驕奢役作
指上于垣百堵也義似通而實迂作堵本以安民雖愚
人決不謂之驕耳呂記載王氏之說云謂我劬勞者以
我于征于垣為劬勞也謂我宣驕者以我矜憐撫恤為

宣驕也此解得之蓋此驕字與驕子之驕義同矜憐撫
恤有類於姑息則疑為驕巷伯詩驕人謂王聽信其言
所驕縱之人也故亦以驕與勞對言史記田蚡曰此吾
驕灌夫罪用驕字亦同此二詩義

庭燎

勤政美德也然精過用則不繼氣太盛則易衰故銳始
者或鮮終矣庭燎序云美宣王因以箴之美其勤箴其
過於勤也箋釋箴義謂不立雞人之官而自問早晚為

宣王之過恐非序者之指又美而因箴特善中小失目
齊詩未明倒衣則直為刺者彼詩末章不夙則莫是早
晚無常昧寢興之節乃暗主所為與勤政者異矣

庭燎問夜是形容勤政之心如此不必真有是問也注
疏以未央為夜半

疏云未央是王問夜時非對王之詞

未央為雞鳴之前

鄉晨為辨色時亦是設為漸次如此非真有三度問也
假令未央時庭燎已設諸侯已至王直應起而視朝矣
何得未央時又問鄉晨時又問邪

夜未央毛訓央為旦鄭訓為未渠央原未見其確為夜半也夜半之說始于王肅之述毛而孔氏申明之耳然以事理論之夜半而諸侯至終屬太早宋儒據說文訓央為中則是夜尚未中又在夜半之前其早彌甚釋文引說文云央久也已也又引王逸楚詞注云央盡也盡與已義同廣雅云央盡也又云央極已也諸解俱不相遠源謂此詩央字當從盡義夜未盡而朝者來於情理為近耳與傳箋意不相違宜可用也又案今說文云央中央也

從大在口

古熒切古文作同或從土作垌

之內一曰久也並無已也二

字豈韻譜逸之與嚴緝引說文則與今同

夜未艾毛訓艾為久取耆艾意鄭云艾末曰艾音又孔

右鄭然毛義勝矣王安石訓為盡李迂仲引左傳

昭元年

國未艾注證之案今杜注云艾絕也並不云盡不知李
所據何注況久義已通何必更新

庭燎二三章傳云晰晰明也煇光也然則晰晰有煇與
首章之光本同義耳王氏以意析之曰光者燎盛也晰

晰則其衰也輝則其光散矣斯穿鑿之見也集傳因其
說遂訓晰晰為小明輝為火氣天欲明而烟光相雜又
謂吳才老說輝字有功此特見上文夜鄉晨下文言觀
其旂故別為輝字立解又併晰義而易之然字訓須有
本豈可臆斷乎案說文晰訓明輝訓光玉篇亦同廣韻
晰輝並訓光皆與毛傳合矣

未央未艾義本不甚相遠也而孔仲達過析之光輝晰
晰字訓未嘗有異也而王介甫彊分之彼謂作詩者立

言當有漸耳然亦不可太拘

煇字從軍得聲讀如薰旂字從斤得聲讀如芥皆古音也音則俱音叶則俱叶可也集傳一音一叶何也

庭燎詩或引姜后脫簪事為證而嚴坦叔非之以為此詩乃銳意求治之初脫簪乃末年怠政之事非同時也此誤矣孔疏謂宣王姜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後王德漸衰美刺並作也又謂大雅六篇小雅六月至鴻雁及斯干無羊七篇皆王德盛時作其

事多在初年自庭燎至我行其野是王德衰時作當在三十九年前後況庭燎序原謂美而因箴則正王德將衰美惡兼有之時也脫簪之諫容或當此際且安知不因姜后一言復勵精圖治故有未央之問詩慮其不能持久故寓箴于美乎

汙水

周語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不睦則朝宗之典缺矣宣王廢長立少仲山甫諫而不聽

終致魯人弑立魯之亂宣王為之也何以服諸侯乎宜有不朝者矣沔水詩其作于三十二年之後乎

載飛載揚載起載行箋疏皆指諸侯妄相侵伐一喻一正也呂記嚴緝以起行指念亂之人謂念之甚而起居不寧也案起行與飛揚詞氣相應箋疏為長

晉公子賦河水韋昭注國語以為河當作沔晉語杜預注

左傳以為是逸詩僖二十三年源謂杜註得之河沔字形雖

相似不應內外傳兩書同誤

鶴鳴

鶴鳴詩純是託興一章之中設喻者四焉而不及正意此與秦之蒹葭陳之衡門體制相似非古注則其指范無可測識矣毛鄭以為誨宣王用賢說必有本朱子棄而不用自立新解分為四意而文義各不相蒙夫古人作詩皆有為而發語意定有所指安得一詩而分四意乎其云誠不可掩理無定在乃平居談理之言非因事納誨之語也至首章為錯既解為憎而知其善次章攻

王又引程子之言證明其義則前後復自相背戾程子之言謂君子受小人橫逆之加則可修省以成其德如石之攻玉也憎而知其善謂不以私怨而蔽人之賢如古之舉不棄讎者耳兩義迴別矣又程語雖為篤論然以斷章則可非此詩正解也詩以他山之石喻異國沈滯之賢見王者取人當旁求遠攬揚及側微取譬之意在他山不在石也嚴緝既遵古注又附程語于後獨不思詩以石喻賢者程以石喻小人義正相反愛其詞之

美而忘其義之乖疏矣

鶴鳴誨宣王取賢毛義允矣但箋疏述之語多冗複今約舉其說曰賢者身隱而名著與鶴鳴之遠聞無異也可不求而列諸朝乎但賢人不貪名利性好隱居猶巨魚之在淵不似小魚之在渚

此毛義鄭箋異

故求之甚難也誠

置之高位而不使小人雜處其間如彼園之上檀而下穉則人皆樂立于其朝矣然賢人不擇地而產其生長他邦沈滯未舉者皆有治國之才猶石之可以為錯焉

俱當招致之為我用也求賢之道不忽于側微不間于遐遠則無遺賢矣

詩以他山喻異國非以玉石相對為一美一惡之喻也

如興意在玉石則凡石皆可用他山之文不為虛設乎

又說文訓錯

說文作厝

為礪石則錯之為用博矣治玉特其

一端耳首章傳謂錯可琢玉蓋因下章獨言攻玉故不更及他義也若詩取為錯之意當不僅在此

草木疏謂穀皮可為布為紙葉又堪茹本草亦用以入

藥其益于人多矣傳以為惡木殆因上章之擇而連及之與要之詩人取興偶因一時寄託物之美惡元無定也又案穀亦名楮亦名構亦名穀桑種有雌雄其皮可編為冠華成長穗如柳可食雄者不結實雌者皮白結實如楊梅

祈父

祈父詩毛鄭皆以姜戎之戰為證然未定此詩之作在戰敗之前與後也嚴緝斷為未敗時作謂詩中靡所止

居有母尸饗皆非敗後語此信矣至謂宣王料民太原
人不足用乃令祈父出禁衛以從軍作者呼祈父而責
之所以刺宣王也則誤甚國語言宣王既喪南國之師
韋注云敗于乃料民于太原是料民乃在千畝敗績之
後因喪師而料民非料民以出師也山甫諫曰無故而
料民天之所惡若為行軍而料民豈得言無故哉

祈父詩王之爪牙凡為王之宿衛者皆可稱呂記引董
氏語取夏官屬司右虎賁旅賁所掌當之良是鄭箋釋

爪牙專取司右所掌勇力之士孔疏泥其說又見司右
勇力之士周禮不言守衛而守衛者乃是虎賁氏所掌
虎士遂曲為之解謂司右與虎賁氏連官俱率屬衛王
故司士正朝儀路門之右言虎士不言其官路門之左
言大右即司右不言其屬互文以相明也以此論周禮設
官之義則甚善以釋詩爪牙之義則稍拘矣疏又謂此
勇力之士選右當于其中若車右出征是其常職今見
使從軍則不為車右使之為步卒故恨也此語殆不然

所謂選右者特選為王戎路及屬車之右耳若六軍之車右則甸賦所出甲士三人右已在其中豈必取足於衛士哉且此勇力之士以備車右之選非必人人皆右也安得以趨走為恨哉總之此輩職在衛王不在從軍衛王則為右與趨走皆其本分從軍則乘車與徒步俱非所甘心疏語恐非詩指又衛士專主衛王故稱王之爪牙集傳泛指六軍之士大全錄朱善語以申之皆非是善謂六軍以衛王室不出征討此襲揚之水集傳之

說也有辨見王風

靡所止居靡所底止皆自道其苦所謂轉予于恤也有母不得奉養使之自主饔飧尤是憂恤之甚者三章末句語意本無異嚴緝解尸饔食云我母在當為主饔以養之汝乃不知是不聰也與上句文義未順

酒食是議婦人之事故尸饔食不言父而言母也嚴緝曰言有母則無父矣不已鑿乎況詩之作不專主一二人而言安得宣王爪牙之士皆無父也朱善泥嚴說遂謂

孤子從征見祈父之不仁此尤可笑幼而無父曰孤謂三十以下者三十有室不名孤矣見曲禮鄭注詩詞中未以見其幼也且古有親老無昆弟不從征役之令不聞以無父而免之也

白駒

鶴鳴誨王求賢白駒刺王不留賢始不能求繼不能留王德之衰有漸矣拒直諫聽讒言君子見幾當有拂衣而去者幽王之世尹氏號石父及皇父等七子小人接

迹於朝雖幽王之闇亦由宣王之棄賢有以致之伊訓
曰敷求哲人俾輔於爾嗣古聖人樹人豈僅為一世計
哉

白駒詩是賢既去願望其來之詞非來而欲留之也繫
之維之以永今朝設言其來則當如此也所謂伊人于
焉逍遙又言今此賢人于何游息乎

箋云

杳不知其所適

思之甚也焉訓何於虔反後儒讀為如字語直而氣短矣
釋文云焉於虔反又如字箋疏俱不用後說

第三章四句一韻天然相協但思字複見然詩恒有之
無礙也朱子隔句協韻已屬多事又讀來為云俱反與
駒字協尤不可解首句韻自有三五句協之何必次句
先協次句韻應協四六句何反舍之而協首句是隔句
協韻之法先自亂之矣

賢人君子人間之景星慶雲身所游歷自光遠而有耀如玉
之暉山珠之潤岸矣白駒賢人徒為丘園之責詩人惜之故
望其來思也集傳載或說音責為奔訓為來之疾云本之於

王氏案釋文云賁徐音奔此又王氏之所本也元朗言
毛鄭全用易為釋豈欲以徐音破之乎然曹憲隋人注廣
雅謂賁飾義亦當音奔則徐邈此音未必不同毛鄭解
也疾來義雖可通不如賁飾優矣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傳疏謂責其不來言惟公侯乃得
逸豫耳爾豈公邪爾豈侯邪何為逸豫無反期也此解
自平正詩緝云爾若為公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
之期蓋羨其退居之樂也亦得之楊用修言宋人經義

好辟古人舊說蓋有所本矣集傳曰若肯來則以爾為公以爾為侯而逸豫無期恐礙於義作詩者何人乃能以公侯爵人乎果能之何不留賢者使勿去也詩記以此二句為責在位之人則一章四爾字不能畫一亦未當末章言白駒一入空谷不復返矣然我猶設生芻以待之誠愛其人之德美如玉也今其人固不可見寧獨無音問之可傳乎萬勿吝惜於此而有遠我之心也望之至也箋疏解生芻二語頗迂拙集傳近之矣但語焉而

未詳故更為述之

黃鳥

黃鳥我行其野皆棄婦之詞也室家相棄由上失教而

然所以為刺也朱傳祖范氏

黃鳥

王氏

我行其野

之說俱以民

適異國釋之因篇中此邦之人復我邦家是身在他邦
語耳然古者士庶人得越國而娶此二詩之婦人當是
自異邦來嫁者古注自通不必易也宣王季年雖多秕
政決不至如幽厲之甚鴻雁矜人甫有安宅何不旋踵

而流離失所乃爾魏之民猶有樂郊可適西京之世反不若乎

孫炎示兒編以此詩黃鳥為今之黃雀此妄說也彼謂七八月間不應有倉庚耳不知此鳥至冬始蟄秋日鶯

聲山中嘗聞之何得云無况季夏初秋梁黍自可成熟

今北土皆然月令嘗黍在仲夏嘗穀在孟秋矣

穀鄭氏以為黍

稷其仲夏所嘗蔡氏以為蟬鳴黍以仲夏熟

黃雀古通名雀字亦作爵晉語

雀入于海為蛤月令爵入大水為蛤指斯禽也並無以

黃鳥名之者孫又以秦風黃鳥亦是黃雀尤誤左傳言
三良殉葬在文六年夏詩人觀物起興此時安得有黃
雀乎

黃鳥無集于穀穀字從木木名也莫我肯穀穀字從禾
百穀之種也又善也皆以穀得聲穀若角切然則善之
穀本借百穀之穀不借穀木之穀也穀穀各一字埤雅
乃謂惡木名穀猶甘草名大苦誤矣

我行其野

檮遂菑傳以為託興箋以為記時傳義是也集傳指為
賤體而衍其義也我行其野中依惡木以自蔽於是思
昏姻之故而就爾居夫野中豈無嘉樹何為必依惡木
本為昏姻而往託何云依惡木而始思之文義如此誠
令人難曉呂記云惡木尚可庇而爾不我畜則檮之不
如何等明順嚴緝亦同此意

言采其遂箋云遂牛蘋

釋文徒雷反

疏云釋草無文案爾雅

有遂藹

音湯

馬尾又有藹

吐回反

牛蘋

即益母草之紫華者詳見玉風

一同

經字一合箋文然兩處郭注所說至莖葉名俱與陸疏之牛蘋不符則詩雅所言定各一草宜孔氏以為釋草無文也邢昺引此詩及箋語證爾雅之牛蘋謬甚矣又詩釋文遂敕六反爾雅釋文遂他六反字音亦不同

遂釋文云本又作蓄陸疏云今人謂之羊蹄案羊蹄本草入本經下品一名東方宿一名連蟲陸一名牛舌菜

名鬼目

洪邁續筆以為即爾雅之符鬼目然郭注所言莖葉及子與本草羊蹄異非一草

名蓄一名秃菜子名金喬麥獨無牛蘋之稱惟鄭箋及

陸疏謂之牛蒡陶隱居云今人呼禿菜即蓄音之譌理或然與又李氏綱目云羊蹄以根名牛舌以菜形名禿菜以治禿瘡名也鄭樵指為爾雅之菲及藟者誤矣李又說其名狀云近水濕地極多葉長尺餘似牛舌之形入夏起臺開花結子華葉一色夏至即枯秋深復生莖葉陵冬不死根長近尺赤黃色

遂雖惡菜然陸元恪言其可為茹滑而美曹子建著之於七啟亦以為佳味七啟云芳蕪精稗霜蓄露葵李善

注引詩采葑而云葑與蓄同張銑注云蓄菜與葵宜於
霜露之時意蓄味本不佳得霜而始美與本草言其陵
冬不死正霜蓄之義矣又案蓄當作萁萁葑字異而音
義同見爾雅亦見唐韻

爾雅有二蓄葉細而莖赤者蓄萁

渠萁切

茅也葉大而華

白復香者蓄蓄

音富

也此詩采蓄箋以為蓄陸疏亦同然

陸又云其草有兩種葉細而莖赤有臭氣是蓄蓄之葉
復有細大之分矣傳以蓄為惡菜殆指細葉者

成不以富亦祇以異論語引此朱子用毛鄭義解之及
釋詩則更立新說言實不以彼之富而厭己之貧亦祇
以新之異於故耳責人而不失忠厚之意也意雖美然
太巧矣又詩本作成論語引之作誠耳集傳釋詩成字
仍用論語誠義亦屬踈忽

斯干

斯干之為宣王詩見劉子政昌陵疏非小序一家之說
也而朱子終以為疑新宮之名見儀禮

燕禮

左傳

昭二十五年

鄭

杜兩注及詩之箋疏

見由儀序下

皆以為逸篇而朱子引李

氏說以為即斯干詩於先儒所信則疑之於先儒所闕則實之意在立異而已

斯干考室孫王述毛止言宮室鄭氏兼寢廟言後儒執雜記之文謂廟成則釁寢成則考專言考室不得兼廟皆以鄭為非然孔疏已有辨矣言考之取義甚廣國富民安居室安樂皆是考義猶無羊云考牧非獨據一燕食而已故無羊疏云牛羊復先王之數牧事有成是謂

考牧然則考室考牧與雜記考義自別並非燕飲落成之說也經典考字多訓成宮廟既成謂之考室牧事有成謂之考牧云爾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詩人美宣王豈反略其重者後儒執雜記之義却違曲禮之文矣又劉向昌陵疏亦寢廟並言與鄭說相符也嚴緡泥考義為落成因謂無羊考牧是作牧養之牢而落成之夫落成者成室而飲酒於其中也嚴將謂宣王君臣羣聚園牢中而飲酒邪又引陳氏語訓考牧牧字為

牧養之牢謬妄尤甚牧字從攴

普牧切
小擊也

從牛會意養牛

人也通用為守養義而牧地亦可名牧若借以名牢則
經傳無其文也又解首章爾羊來思爾牛來思為來歸
于牢謂爾言來所以見牢之成是以於經外彊生枝節
矣作詩之意在牧人稱職牛羊蕃息以歸美於宣王耳
豈區區頌一牢乎況來思果為歸牢則下章兩言爾牧
來思矣牧人亦牢居邪下文即繼以何蓺何笠以薪以
蒸矣亦牢中事邪

斯干首章傳箋言以為興體澗水

毛云干澗也

喻王德流行

南山喻國用富足竹苞松茂喻人民衆多而佼好兄弟相好亦指民間骨肉相親愛言如此故能立宗廟修宮寢也今則釋為賦體徑指宮室言源謂以詞則今說為是以義則古注為優宣王承亂何得遽興土功必先布德修政使國富民安然後及營繕之事故詩人發此興為全篇引端耳況棟宇堂室之盛四五章始極言之首即以竹苞松茂為形容其美非立言之次第

無相猶矣鄭改猶為瘡義勝于毛毛訓猶為道言無相
責以道也瘡乃詬病義與好反一規一戒相對取義較
明劃矣猶瘡古音本同觀正月詩瘡與後口字協可見
又瘡與鋤愉愉皆以俞得聲而諸字則皆託戾切渝
諭揄亦以俞得聲而皆夷由反益信瘡猶同音鄭改字
非無因也集傳訓猶為謀謂相圖謀義稍迂與毛等或
說改作尤亦取義與好反音與猶同耳但古尤字音怡
不音猶載馳詩無我有尤尤與思之協四月詩莫知其

尤尤與梅協梅音迷也易賁剝大畜蹇鼎旅六小象皆有尤字與疑喜之載等字協載音菑也猶尤並不同音破字均而鄭為當矣斯干寢廟並營康成之說長矣但取二三四五章經文分配兩意恐非詩指箋謂似續妣祖是立廟築室百堵以下是成寢攸芋章則總言之而攸躋復言廟攸寧復言寢也然細玩詩語何嘗有此乎營建宮室乃繼述之事則似續亦可指寢也見鷖詩云來燕來處楚茨詩云笑語卒獲則居處笑語亦可指廟

也拾級登階詎非躋乎不必為祭祀也薦馨受福獨非寧乎不定是燕息也安得一一分配哉至破似為已午之已釋西南其戶為天子燕寢之戶比于大夫一房之室戶則較偏於西比於宗廟路寢之四戶則獨有其南尤為穿鑿之見不如傳義之平正矣

如跂斯翼翼指人之兩臂也毛云如人之跂踈翼目孔疏云如人企足踈臂翼然嚴緝云翼如論語翼如之翼取喻本極明徑歐陽訓翼為敬禮有以企足為敬者乎

迂矣

如矢斯棘如鳥斯革毛韓兩家字異而義同毛云棘稜
廉也韓詩棘作柶旅即切云隅也

是釋文

韓之隅即毛之

稜廉孔申毛意云指矢鏃之角為棘蓋古有此名是已

毛又云革翼也韓詩革作勒

說文云古翻切

云翅也

見釋文說文注同

韓之翅即毛之翼兩家之訓相同可見其義有本也鄭
訓棘為戟謂人之挾弓矢戟其肘訓革為毛當夏暑希
革時必張其羽翼固已迂矣歐陽又以臆為解曰棘急

也革變也夫以急為如矢行急而直猶可通也以變為鳥驚變而竦顧其迂不更甚乎

翬雉五色成章飛則尤為絢爛斯干以比宮室固象其勢亦取其文也箋云此章四句皆謂廉隅之正形貌之顯又云翬鳥之奇異者顯與奇異定指翬之五色而言疏申之云翼言其體飛象其勢恐鄭意不盡於此集傳以為華美而軒翔庶得之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毛以正為長冥為幼鄭以正為晝

冥為夜詩備述室之寬明無暇及人之長幼疏申鄭易
傳之意允矣傳語簡質而王崔二家述毛各異正當擇
善而從不必棄毛取鄭釋之云長王丁文反崔直良反
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杏按正長本釋詁文冥幼本
釋言文釋言冥幼或作冥窈孫炎冥窈皆訓為深闇之
義孔疏與深闇之義雖安而與正長不協故據王述毛
源謂正長冥幼俱用崔音為正毛義亦可通也孔必欲
讀長為上聲者特泥於爾雅之文耳爾雅正長與孟伯

者父並列斷不得讀為平聲然毛傳字訓自有師傳不
皆本爾雅雅自為長幼之長傳自為長短之長字形偶
同不妨音義各別也長言其堂廡之彌亘窈言其真窅
之邃深意正相當矣

爾雅有二莞一葍

方寐切

鼠莞郭注云亦莞屬纖細似龍

須可以為席一莞苻離其上萬

音翻

某氏曰本草云白蒲

一名苻離楚謂之莞蒲郭氏曰西方人呼蒲為莞蒲今
江東謂之苻離西方亦名蒲中莖為蒿用之為席是二

莞別草矣斯干上莞鄭云小蒲之席孔引爾雅苻離及郭注莞蒲語證之言莞與蒲一草而有大小釋文謂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蒲而實非意與鄭異據箋疏此莞乃苻離據釋文此莞乃鼠莞箋疏之說長矣鼠莞乃莞類不得專名莞苻離有莞蒲白蒲之名元與蒲一草故鄭以為小蒲而集傳亦訓莞為蒲席善會鄭意或云莞蒲謂之苻離即燈心草謬甚彼特見釋文叢生形圓語耳不知釋文所言乃鼠莞非苻離也燈

心草宋開寶始載入本草亦言其可織席及蓑然非鼠
莞也鄭樵謂鼠莞是龍芻但龍芻神農經本名龍鬚郭
注不應言似龍鬚矣李時珍綱目以為別錄有龍常草
似龍鬚即鼠莞又山海中經賈超之山多龍修注云龍
須也似莞而細皆與爾雅注合又案莞有胡官古完二
反字亦作蕘廣韻曰似蘭而圓

載衣之裳毛以為下之飾取習為卑下之義鄭以為晝
日衣取當主外事王肅申毛云天下無生而貴者欲為

君父當先知為臣子斯義勝矣集傳曰裳服之盛也以裳為盛豈目絺繡言與然古人衣必與裳俱雖燕私亦然不獨冕服也之子無裳則以為憂矣惟童子不裳以便趨事耳有裳何遽為服之盛乎

褌傳云褌也韓詩作褌見釋文說文亦作褌褌皆他計反音替古音考以為音啻誤也說文從衣啻聲諧聲取其韻同非讀若啻也啻施智切與翅同音又案褌廣雅作褌注天帝切

無羊

無羊傳云蓑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蓋蓑專為雨設笠主於禦暑而遇雨亦用之故良耜傳云笠所以禦雨暑則兼言之矣又都人士傳云臺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是臺指蓑言與笠二物也康成謂以臺皮為笠陸疏謂臺皮堅細精緻可為笠笠南山多有孔疏亦言臺笠是一物皆與毛異恐不然羅願爾雅翼辨之當矣其略云臺但可為衣不可為笠不應合臺笠為一物也齊語首

戴茅蒲身衣襪韋昭注云茅蒲簦笠也茅或作萌竹

萌之皮所以為笠則笠不用臺可知又云襪襪蓑薜

音避

衣也則襪襪以莎草為之今人作笠亦多編筍皮及蓑

葉其臺為衣編之若甲縿縿下垂則莎但為衣不為笠

案羅說良是臺是草名而笠字從竹不從草則古人為

笠用竹萌不用臺明矣自鄭氏合臺笠為一物後人因

別作臺字而訓為笠誤以生誤也惟傳義精確不可易

又案蓑說文作衰从衣象形又作蓑古文也後借為等

衰字用而衰笠復加草作蓑非古也又案蓑字玉篇有素和素回二切廣韻云蓑草名可為雨衣素回切音與衰近草可為衣則莎也豈蓑字元讀如衰因以莎草為之故轉讀如莎乎蓑從草俗有從竹者誤

三十維物傳云異毛色者三十也疏申之云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五色各三十合之則百五十物矣上文黃牛黑脣之牴特黃色三十中之一物耳而其數已及九十牧事之盛可知矣

衆維魚矣衆謂衆多言魚之多也鄭解衆為人衆云人
衆相與捕魚迂矣傳曰陰陽和則魚衆多並不以為人
衆也疏由魚多故捕者衆彊通兩家之說耳魚麗詩美
萬物盛多獨舉魚為言此亦言多魚為豐年之夢義正
相符集傳曰衆謂人也人不如魚之多夢人乃是魚則
為豐年此尤不可解人如魚特人滿耳於年何與乎又
人乃是魚一語猶劉子言微禹吾其魚乎云爾

劉子語
見左傳

昭元

此當為洪水之祥何反為豐年之兆

旒旗各是一物箋云夢旒與旗傳云旒旗所以聚衆是也上專言魚下並言旒旗語意異而句法同古人不妨有此吉日之伯禱一事也而兩言既無羊之旒旗二物也而止壹言維各從文便耳衆維魚猶云衆哉魚旒維旗猶云旒與旗兩維字不必過泥也朱子必欲齊以一律故人少魚多旒少旗多之說出焉

無羊朱傳云旒郊野所建旗州里所建此錯舉周官司常大司馬二職之文而各取其一不知何意案周禮春

官司常夏官大司馬所頒旗物各異蓋司常所頒仲冬大閱之禮大司馬所頒仲秋治兵之禮彼注云秋辨旗物冬簡軍實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也賈疏申其義以為大閱是教戰非實出軍之法故謂之空治兵是出軍法故寄出軍之旗於彼是冬之空當避秋寔出軍之法也二職旗物之互異其故如此今以旒旗二者言之司常云州里建旗縣鄙建旒注州里縣鄙鄉遂之

官互約言之疏謂鄉之下次州又次鄙又次族皆建旗

又次閭又次比皆建旗遂之下次縣又次鄙又次鄣皆

建旗又次里又次鄰皆建旗也

此賈公彥周禮注之說也詩千旄孔疏則云族

建旄鄣建旗為異餘同賈孔皆申互約之說

大司馬云郊野載旗百官載旗

注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旗

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旗者以其屬衛主

也疏謂鄉遂之正卒屬軍吏其羨卒使州長以下不為

軍吏者將之公邑亦然其天地四時之卿大夫屬各六

十有選當行者合此觀之是司馬之郊已兼司常之州里縣鄙而野與百官又在其外二職文義不甚相倫豈得各取其一以相配乎朱子之引周禮誤矣集傳又謂旄統人少旗統人多其說本於張子厚然統人多少之故非源所知也以司常所頒而言則五職建旄五職建旗所統鄉遂之民數略相等也以大司馬所頒而言則六官之屬豈能多於六鄉六遂及四等公邑之羨卒乎若就朱子所錯舉之文而較論之則建旗之州里正當

建旒之郊之半而野猶未與焉是旒統人甚多而旗至
少也今乃反之何其不稽於典乎

毛詩稽古編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稽古編卷十三

吳江陳啟源撰

節南山之什

變小雅

節南山

求車之家父非作誦之家父正義辨之明且核矣朱子猶疑其人之同異祇欲證此詩之作非幽王時意主於駁小序耳獨不思東遷後雅已降為風哉劉瑾附和其

說謂隱三年尹氏卒即此詩之師尹求車之家父與之
同時此尤可笑隱三年左傳本作君氏卒君氏隱公母
聲子也其言尹氏者公穀二傳之文耳左氏親見國史
所書又魯事必無誤二傳之言得於傳聞舛謬最多其
釋春秋此文謂平王崩隱公奔喪尹氏為主故書其卒
夫隱公如周不見春秋經經但書武氏子來求賻耳賻
禮尚缺致其來求焉肯奔喪二傳之不足信明矣豈可
執以為據哉况如瑾意必謂西周時不得有尹氏而凡

言尹氏必是一人然後可也則常武詩云王謂尹氏常武亦東遷後作邪春秋昭二十三年書尹氏立王子朝距隱三年二百二載矣亦可合為一人邪何弗之思也瑾又謂喪亂卒斬鞠凶大戾等語皆亂亡以後之詞殊不知古注本以喪亂為疾疫卒斬為諸侯自相殘滅訟乖戾為民俗之未善未嘗謂王室亂亡也後儒自誤解耳反執此以疑經乎況古人稍見亡徵即極口言之往往如此祖伊曰天既訖我殷命微子云殷遂喪箕子

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此時尚未亡也又况幽王時不僅政亂而已饑饉寇盜癘疫流亡戎狄侵陵諸侯背叛蓋亦多有觀周語言幽王九年王室始騷與大雅瞻卬召旻二詩所云及小雅漸漸之石以下三詩序可見必以為東遷後作不已固乎

節南山近世趙凡夫以節字為岍之譌

岍子結切

此有理也

岍省作卩卩又譌作節耳說文岍字注云陬隅高山之卩也與毛傳高峻義元不相背釋文云節在切反又如

字又音截凡三音其如字乃岳之音也後儒專讀為截

音詩話遂以池陽峩峩

五葛反

山當之誤矣漢池陽縣為

今涇陽縣在西安府北五十里而峩峩山又在縣北七
十里古鎬京在今咸陽縣西南咸陽縣在今西安府西
北五十里詩言南山明是鎬京之南安得遠指池陽北
之峩峩山也邢黃公紹信其說而錄之於韻會何弗考
也又禮記引此詩朱子章句訓為截然高大亦誤截斷
也與高大何關況節音截非訓截也

憂心如惓釋文云惓說文作炎才庶切孔疏亦云今案
說文引詩作憂心炎炎不作如炎其惓字注引詩憂心
如惓與今詩正同又注云惓憂也徒甘切炎小熱也直
庶切二字音義各異憂心炎炎似別是一詩但孔陸二
家所引同不應得誤豈古本說文元作如炎而炎炎乃
韻譜之譌乎

有實其猗朱傳先述傳箋後載或說以為皆不甚通或
說出蘇氏以實為草木猗為長茂呂記嚴緝皆從之劉

瑾又以我落其實淇奧詩綠竹猗猗為實字猗字之證
殊不知猗訓為長可言草木之枝葉不可言草木之實
若竟以草木為山之實則文義又未安左傳我落其實
而取其材實對材言定是果實之義

杜注亦云吹落山木之實

非泛

指草木劉所引非其證矣宜朱子以為不甚通也案實
字毛鄭皆訓滿猗字毛訓長鄭訓旁毛謂南山高俊而
有滿之使平均者因草木之長茂興夫師尹之尊盛而
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鄭謂山既高峻又

有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畝谷使之齊均興尹氏既尊顯亦當以政教養育民庶使之齊均與蘇說俱未明順吾寧從古

節南山詩兩言不弔昊天傳訓弔為至箋又轉至為善言不善乎昊天也後儒據成七年襄十七年左傳引此詩改為愍恤之義然玩左氏兩傳善義自通其訓為愍恤者杜注之說耳未必立明本意也

弗躬弗親弗問弗仕古注目幽王得之教王躬親機務

問察民情欲其自為政也自為政則尹氏不得專恣矣
下章不自為政王肅以為政不由王出意正相應蘇氏
謂譏尹氏付政姻婭誤矣詩刺王委任尹氏方嫉尹之
擅權反教以躬親問察乎

勿罔君子箋破勿為未言不問察之則民將未略欺罔
其上比傳義為徑捷小爾雅勿未二字同訓為無是勿與
未義本相通也

昊天不傭傭訓均毛傳與爾雅同釋文云敕龍反詩雅

同說文云傭均直也余封切案玉篇傭恥恭切均也直也又音庸賃也然則借為賃義故轉音庸耳徐鉉以庸音施於均直恐非是宜以釋文為正

爾雅云訕訕也說文訕作詢云說也省作訕毛傳訓訕與爾雅同集傳訓為辭不知何本

俾民心闕傳云闕息也案說文闕事也閉門也事已閉門其息之時乎更借之以為止為盡為終為曲終皆不離息義莊子瞻彼闕者虛室生白釋文引司馬彪云闕

空也蓋指室之牖殆反借閉門義

正月

傳云癰痒病也爾雅同瘕人云癰瘕

以主切

瘕痒皆憂憊

之病孫炎云癰者畏之病癰字不見說文要之與痒俱諧聲非取鼠羊為義也宋劉彛曰鼠病而憂在於穴內人所不知殆是臆說

民之無辜四句申言上無祿也毛以為無罪而役於園土罰為臣僕鄭以為王刑殺不辜并及其家之賤者說

雖不同總是言王之濫刑非言國亡而身為臣虜也念
我無祿指已身言于何從祿指天下言于何從祿即無
祿意非言國亡之後從他人受祿也瞻烏爰止方謂別
歸明君然亦預計之詞耳詩人語意本有層次集傳曰
無罪之民俱被囚虜未知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烏飛
不知止於誰之屋也六句一意複甚矣况被虜為受祿
可乎

中林宜有大木而維見薪蒸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見

小人韓詩外傳亦云言朝廷皆小人也蓋毛韓同辭矣
朱傳以興分明可見之意與刺時義何關

名彼故老訊之占夢言侮慢元老妄信徵祥也具曰予
聖誰知烏之雌雄言君臣皆自聖賢愚無別也意分兩
層此毛鄭之說後儒莫有易之者惟集傳曰訛言如此
而王莫正之及詢之故老訊之占夢又皆自以為聖人
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不知自以為聖者是何人指
王乎指故老與占夢乎故老本言名何得改為詢乎既

自謂聖人正當自負知言何以言之是非反不能別乎
文似順義實乖矣胡為虺蜴釋文云蜴星厯反字又作
蜥詩緝辨之謂蜥音析蜴音亦陸氏誤以蜴為蜥也信
矣然說文引詩亦云胡為虺蜥是古本多有作蜥者意
釋文經本元作蜥當云蜥星厯反字又作蜴後人傳寫
據今本為正遂互易蜥蜴兩字以致音與字違嚴氏反
譏陸誤殆未之思也

箋疏以虺蜴見人而走喻民間王命而逃朱傳以虺蜴

為肆毒害人之喻義相反而皆通王氏以虺喻害人以蜴喻畏人一語而分二意鑒矣

蝾螈蜥蜴蠃蚌守宮爾雅以為一物蝾螈說文作榮蜃云榮蜃蛇醫以注鳴者又云在草曰蜥蜴在壁曰蠃蚌本草又有石龍子亦得守宮蜥蜴之名陶隱居辨之以為有四種蛇醫一也龍子二也蜥蜴三也蠃蚌四也崔豹古今注謂蠃蚌守宮龍子為一物其長細者名蜥蜴短大者名蝾螈蛇醫蘇恭唐本草注以龍子蜥蜴為一

物蠃蜨螻蛄為一物蘇頌圖經以在草澤者為螻蛄蜨
蜨在屋壁者為蠃蜨守宮諸說紛紛皆未得其真今參
以毛傳陸疏之說則蜨蜨即石龍子其在水者名螻蛄
又名蛇醫蠃蜨即守宮在屋壁間也形皆相類而小異
故爾雅合四名為一物也分之則蠃蜨守宮為一物螻
蛄蜨為一物石龍子又名蜨蜨守宮者又為一物也
其為種凡三矣說文之螻蛄水蜨蜨也正月詩虺蜨指
此在草者則兼乎水陸焉

毛傳云蜴蜥也陸疏云虺蜴一名蜴蜥水蜴也

今本無水字玩

文義又合之孔疏知古本定作水蜴後人傳寫誤脫水字

或謂之蛇醫如蜥蜴青

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孔疏引之以為如陸意蜥蜴與
蜥形狀相類水陸異名耳然則此詩虺蜴乃一物之名
加虺於蜴所以別於常蜥蜴也宋董氏頗疑其非今案
本草鱗部有石龍子李時珍釋之以為生山石間者曰
石龍即蜥蜴也生草澤間者曰蛇醫又名蛇師蛇舅母
水蜥蜴蜥蜴俗亦呼諸婆蛇蛇有傷則銜草以敷之又

能入水與魚合故得諸名據此本草之水蜥蜴即陸疏之水蜴詩之虺蜴矣能入水故名水蜴能治蛇傷故為虺蜴虺蜴之得名與蛇醫同蛇虺一物也爾雅名蛇牀為虺牀矣又案說文蜥字不引此詩而於虺字引之又謂虺以注鳴與釋榮虺同蓋亦以虺蜴為一物矣陸疏殆不誤董氏疑之非是

說文云坡者曰阪一曰澤障一曰山脅正月箋以阪田為崎嶇境埔之處其山脅之謂非然爾雅十土可食者

三而阪與原隰並列焉阪之不如原隰者正以坡陂不平耳
詩名為田則猶是可食之土也故特苗往往生之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爾雅釋訓仇仇敖敖傲也注云皆傲慢賢
者毛鄭釋詩亦同蓋古義相傳如此集傳曰執我堅固如仇讎然
夫詩言仇仇何嘗言如仇乎古人用重語多離其本訓此篇之
哀哀愈愈救救皆是況執留之固亦是美意何至以仇讎比之
集傳載或說疑正月詩是東遷後作以赫赫宗周褒姒
威之二語為據通義辨之謂西周亡後不即東遷引左

傳携王妣命

見昭二十六年

語及汲冢紀年號入朝立王子余

臣事證之而以此詩為作於東西周之交案犬戎入周

在幽王十一年庚午至明年辛未平王始徙都洛邑則

謂西周初亡未即東遷信有然矣但以此詩之作在西

周既亡而未東遷之時恐未必然也夫赫赫宗周褒姒

威之何害為西周未亡時語邪國語幽王三年三川震

伯陽父料周之亡不過十年又鄭桓公為周司徒謀逃

死之所史伯引歷弧之謠龍釐之讖決周之必弊其期

不及三稔然則周之必亡而亡周之必為褒姒當時有
識之士固已明知之且明言之矣安在褒姒威周之語
獨不可著之於詩乎况篇中所云具曰予聖及旨酒嘉
肴有屋有穀等語顯是荒君蔽政奢縱淫佚燕雀處堂
之態若夫戎一亂玉石俱焚此輩已血化青磷身膏白
刃尚得以富貴驕人哉

九章三載字惟爾載音才再反因此載指車中所載之
物故異其音耳既載之載不過與覆載字同義朱傳亦

音才再反誤矣下章不輸爾載與上爾載同朱傳無音而有叶亦屬踈忽

輔字雖從車旁然製字之義與車無涉說文云人頰車也左傳輔車相依倂二注云輔頰輔車牙車也其從車

旁殆取義於牙車矣故字亦從面作𠩺見易咸卦釋文云輔虞作𠩺則頰車乃輔字本義惟正月詩乃棄爾輔專以車言毛鄭皆無明辨孔疏釋之云為車不言作𠩺則輔是解脫之物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覆車蓋借近

事揣度而為此說也考工記言作車之制甚詳獨不及輔爾雅釋器亦無文後人無由確指為何物矣韻會云車兩旁木曰輔此特據孔疏語為故實也正韻曰車輔夾車兩旁木又頰類也形如輔車故曰輔車反以車木為本義而借為頰車誤矣

昏姻孔云傳訓云為旋案云即古雲字也說文曰雲古文省雨作云又作𠂔象雲回轉之形後人加雨作雲耳其以云為言義乃借也

趙凡夫謂經典云字本皆言字言字草書似云因而致誤此未

然埤雅曰雲氣周旋盤薄故曰旋此足暢毛指矣左傳
鄭游吉引此詩而曰晉不隣矣其誰云之義二十九年以云
為歸附亦取旋義

說文有極字無掬字玉篇二字並收書劄別極黥詩極
之丁丁天天是極昏極靡共俱從木韻會以說文極字
註訓掬又引詩天天是極誤矣

君子宜居人上其高明廣大之氣象雖貧賤仍自若也
小人宜居人下其貪鄙瑣陋之情態雖富貴亦不改也

末章此敝敝語可謂善於體物

十月之交

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刺厲王詩
其序在菁莪後六月前毛公移置於正月篇下併改詩
序刺厲為刺幽其說甚謬蘇氏駁之逸齊又據經文證
其五妄允矣源亦謂厲幽均無道而其實有殊厲乃黷
君幽惟昏主黷君重斂煩刑而政由已出臣民尚知悚
懼不敢自擅故厲王之世楚子熊渠畏伐去其三子王

號則流彘以前威福未去也昏君荒沈酒色置政事於罔聞致姦凶之輩弄權植黨蔽主虐民甚且視君上如弁髦十月之交之皇父也皇父就封于向挈其百僚以行朝廷為之一空目中不知有天子使在厲王時其敢然乎厲王之虐能攝遠裔之彊藩反不能制畿內之卿士乎况皇父作都徹民墻萊民田肆惡無忌直蠹國之渠病民之首流彘之役民當共食其肉不特皇父一身而已太子靖尚幾不免皇父之家豈能獨全就令有存

者宣王中興自當順民所欲不復錄用其後乃征徐之
舉首命皇父為卿士以六師之重委之罪人之子弟使
與忠貞之召穆公同執兵柄不幾拂民心墮士氣乎由
是言之則作都之皇父定是征徐者之後人仕於幽王
之世而不克紹其前烈一如吉甫之後有師尹申伯之
後有申侯云爾而趣馬之蹶為韓奕蹶父之後可知矣
仲達為鄭氏左袒力證十月之交為厲王詩至引中候
趙雒貳之文以助其說中候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

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
伯罔主異載震謂自文至厲適十世剡豔古今字豔妻
家伯與詩事同山崩水潰即此詩川沸山崩也噫緯書
之言其可信哉宣王元舅是申伯則厲王后自應姜姓
何得姓剡川沸山崩即三川震岐山崩之事不必舍周
語而信緯書也又孫毓詩評疑褒姒生於龍妖不應有
七子之親殊不知褒人育之又進之於王則褒人之族
即其親黨矣安知七子不因褒而進乎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孔疏近世通儒未有
以厯考此辛卯日食者吾友顧英白偉云虞劄推十
月辛卯朔在幽王六年乙丑歲大衍厯以為然以授
時厯推是歲十月辛卯朔之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
分入食限源案唐書日食議言漢世大儒皆以日食
非常闕而不論黃初以來始課日食疎密至張子信
而益詳宜乎辛卯日食漢世無考也仲達生於唐初
不見大衍厯議故不以虞劄之言為然耳要之厯家

推算之法至後世而愈精故漢以前日食之差以日計唐以時計宋元以刻計今以分計英白博極羣書尤精於天文厯象而考據詳慎悉本經史觀所著司天考可見其言信而有徵矣又孔疏言王基謂此交會在共和之前而較之無其術以孔之左鄭欲證此詩為刺厲而不能以王基之說為然則在幽世無疑

朔月辛卯朔月猶月朔也今本集傳作朔日當是傳寫

之誤案禮記玉藻凡月朔皆稱朔月論語亦以月吉為

吉月多用倒語無足異也魏鶴山

著正朔考

謂十月之交

乃是夏之十一月也為周正朔之月故朔月以證周
之不改時月此真無稽之論况交乃日月之交會非兩
月之交也併誤解交義矣補傳又謂詩於夏正皆言月
於周正皆言日此夏正故言朔月斯尤為妄說詩以日
紀月惟豳風七月篇耳以日陽月陰取義非以夏正為
別也夏之三月於周為夏而非春如夏正必言月則載

陽之月乃夏之春何以亦言日乎又如四月謂之秋日
若以周正言則午未申三月也其冬日則酉戌亥三月
也申月以前安得百卉具腓亥月以前安得飄風發發
乎

辛卯日食厯推當在六年川震山崩據國語在三年史
記本紀在二年震電未知在何年要非必二年事也詩
因日食之異而作併數從前災變言之耳朱傳將震電
川沸山崩俱指為十月事不知何據原其意特欲以非

時而雷電證十月之建亥耳然古太平之世雷不驚人
電不眩目幽世之震電必有過常者當時以為異而詩
人以曄曄表之異在過常不在非時也况川沸山崩豈
必在十月方為變哉百川沸騰山冢卒崩正周語幽王
三年三川震岐山崩之事也孔氏以為沸騰者沸出相
乘陵是水盛漫溢與震異又彼言三川震是歲即竭亦
非沸騰又百川與三川不同詩所言目是厲王時事斯
膠滯之見况地震則水溢勢所必然何得謂沸騰非震

震時則沸騰震後則又竭正在一歲中耳何害為一事

三川

韋昭注云涇渭汭也

專舉其大百川兼目其小大水泛溢小

水豈得安流詩與國語文異而事則同也疏疆分之固

甚矣

近歲地震井水或躍起丈餘因震而沸此足為一證

爾雅山頂冢宰者厓

才規反鄭箋作崔

厓

五規反鄭箋作嵬

正釋詩山

冢宰崩之文言山頂之巉巖有崩落者也鄭箋依此為

說疏申之云徐邈以宰子恤反則當訓為盡不應天下

山頂盡崩故鄭依爾雅訓崔嵬據此則子息反非爾雅

義也爾雅釋文云萃子恤反詩釋文云萃舊祖恤反宜
依爾雅子恤反是陸以子恤反當崔嵬之義與孔異而
孔得之

蹶維趣馬周禮趣馬下云鄭箋誤以為中士孔疏辨之
甚明顏思古漢書注朱子詩傳皆襲鄭之誤

小雅言豔妻猶大雅言哲婦也豔而性哲各舉其一以
目之耳傳云豔妻褒如美色曰豔是也孔謂天子之后
不當以色名之而以鄭厲后姓剡之說為是近世美色

之稱既非所加於王后獨可稱妻稱婦乎

抑此皇父鄭云抑之言噫釋文云抑徐音噫瞻卬篇懿厥哲婦鄭云懿有所傷痛之聲孔氏申之以為懿噫音義同又楚語懿戒韋昭讀懿為抑蔡邕石經論語意與之與孟蜀始改意為抑是抑懿噫意四字古音本同故往往通用

曰予不戢釋文云戢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為改字案此詩毛無傳王述毛作臧孫又以戢為鄭改則古

經乃臧字矣孔疏用鄭述毛而不存王說殊為踈漏
黽密勿侔莫文莫皆自勉之意黽勉從事韓詩作密勿
語異而義同也晉樂肇論語駁云燕齊謂勉彊為文莫
今語猶然方言云侔莫彊也北燕之外郊凡言努力謂
之侔莫蓋四者音相似義亦通矣方言又有薄努勗釗
勗茲之稱亦為勉義從王事而不敢告勞臣子之分也
所惡者讒口耳劉子政封事曰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
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訴因引此詩

向引詩
作密勿

從事當是韓詩意正與箋疏同朱傳訓從事為從皇父之役誤

矣皇父之徒正劉向所謂衆枉耳豈從其役幾求媚于權門而不得因為此怨詞成何品行而夫子錄其詩乎下章我獨居憂又云皇父病之所見亦小矣

噂沓背憎傳云沓猶沓沓案說文云沓語多沓沓從水從日徐鉉云語多沓沓若水之流故從水會意此足暢毛指矣又案板詩泄泄孟子以為猶沓沓亦取雜沓競進之意小人爭先獻媚每有此醜態與下文無禮義非

先王之道意正相合若以為怠緩悅從則反其義矣又
釋文云噲說文作傳云聚也今說文噲傳二字皆引此
詩噲註云聚語也傳註如釋文所引

雨無正

詩篇以意取名者雨無正巷伯常武酌賚般凡六而雨
無正之名尤難解序云雨無正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
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箋疏發明其意以為王
之政令甚多而事皆苛虐非所以為政之道意始曉然

序語簡質詞指艱深古文類多有此朱子譏其尤無義理不已過乎又永叔謂此詩七章無衆多非政之義與序絕異所當闕疑源謂序此詩者解命題之意原作詩之由如是而已所云衆多非政乃謂詩由此而作非必詩中語悉不離乎此也首章言刑罰不當蓋亦無政之義下遂及人心之離忠言之蔽仕進之危又極其弊而言之何嘗非衆多無政意乎且使序果出漢儒手何難依傍經文為明白易曉之語而故艱晦其詞開後世以

疑端乎觀此序愈信其來之古

雨無正首章古注謂天本浩浩廣大王不能繼長其德

毛云駿長也致天降此饑饉滅國之灾而旻天又疾王以刑

罰威恐天下其災更有甚者將及王身王不慮之圖之

舍毛云除也彼有罪而伏辜者不加刑戮其無罪之人反牽

連相引而偏得罪皆刺王之詞也集傳用蘇氏之說全

以天變言謂天不大其惠而降此災如何不圖慮而為

此乎彼有罪而饑饉既伏辜矣此無罪而死亡則如之

何源謂詩人刺亂不得專為怨天之語刺詩之作原以
諷切當世俾聞之者因之省悟耳語語怨天豈欲天省
悟邪况荒主亂臣得諉其責矣此章上五句箋疏稍為煩
碎其辭弗慮弗圖以下不可易也嚴緝從古義得之
箋訓降喪饑饉斬伐四國為三義喪也饑饉也斬伐也
朱傳總之於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
去者又謂正大夫離居是因饑饉而散此必無之理也
離居者自為遠禍計耳見機高蹈在下僚則可非大臣

所當為故詩人譏之豈因饑而去乎身為王臣家有采
邑尚不能餬其口今散去將於何地乞食乎

首章釋文云旻天本有作畀

旻俗

天者非也疏云上有畀

天明此亦畀天定本作畀天俗本作旻天非也疏陸意
異而孔得之作旻天者因小旻首句而誤耳埤雅云幽
王時始曰畀天疾威繼曰旻天疾威亦據孔立說今注
疏集傳經文皆作旻惟石經作畀

朱子因周宗既滅一語疑雨無正為東遷後詩劉瑾又

附和之謂正大夫離居及謂爾遷於王都之語似是東
遷之際羣臣懼禍離居不隨王遷夫使幽王尚在不應
言宗周既滅去而挽之當曰還曰歸不應言遷于王都
以證此詩是東遷後作似矣而實非也太康雖失位夏
未亡也而五子曰乃底滅亡紂雖無道殷未亡也而祖
伊曰既訖殷命古雖昏疏之朝其諱言亦不若後代之
甚即如伯陽父史伯論周之亡皆直言無隱此亦幽王
之時也何嘗以不祥語而不出諸口乎況宗周者以周

室為天下所宗也幽王昏亂諸侯不朝天下無復有宗周者謂之既滅亦宜至王肅述毛以為先王之法有可宗之道幽王棄之故曰既滅取義亦優是既滅語不必待東遷後方可言也又離居出居正與十月末章我友自逸意相合大抵幽王時見幾之士多有去國遠害者鄭桓公王室懿親官居司徒尚寄孥號鄩為逃死之計其屬疏而在下者可知也去而復來固當曰還曰歸而言遷亦無不可因一字而疑之不幾以文害意乎至

謂東遷之際羣臣懼禍不隨王遷此尤必無之事西京
宮室為禾黍犬戎復出沒其間羣臣不歸東都將安歸
乎

爾即世族也從王有禍從犬戎反無禍乎左傳襄十一
年周伯與之大夫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則
從遷者亦不少矣又曰若華門圭竇其能來東底乎則
當日人情但有欲從王而力不能達者必無能從而不
欲者也晉宋之南遷也中朝舊臣類皆跋涉千里求共

主而事之古今人情豈甚相遠乎又篇中語有斷不通於東遷後者首章之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次章之庶曰式臧覆出為惡是也平雖庸暗之君不至若幽之無道况立國之初人心未固何敢淫刑以逞且肆行惡政哉周宗宗周見於經傳者不一在西周則指鎬京在東周則指王城為天下所宗故曰周宗宗尊也朱傳解宗為族姓而謂將有易姓之變殆是臆說

聽言則答與桑柔篇聽言則對其義一也鄭箋以此為

可聽用之言彼為道聽之言又以答為拒違以對為
應答語同而解異鑒矣當以傳為正

聽言則答諧言則退毛傳云以言進退人也疏申其意
曰王好信淺近愛用讒佞若有道聽非法之言則應答
而受之若有諧毀之言則用其言而罪退之蓋責王也
朱傳以為責臣云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答之而已不
敢盡言諧言及已則退而離居責其愆然於王也如朱
說則聽言是已之言諧言是人之言兩言字不應異解

答字內亦無不盡言之意王信語言雖欲不退亦不可
得何謂忽然於此義皆難通也呂記用其說嚴緝稍易
之然總不如古注之當

五章毛傳以哀哉不能言為哀賢人不得言以嗇矣能
言為可矣世所謂能言夫曰世所謂則僅見許於俗人
決非賢者箋疏申之謂言者之中有此巧拙二種恐失
毛指古未有以巧言為善者虞書與令色孔壬並稱周
書亦與便辟側媚類舉小雅巧言篇亦云如簧顏厚而

孔子尤惡之屢見於詩豈有反用為美稱者哉表記詞
欲巧未必是聖人語七十子之徒得之於傳聞耳仲達
引以為證誤矣至左傳昭八年晉叔向引不能言證小
人之言僭而無徵引能言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此特
斷章耳杜注謂叔向時詩義如此亦未必然蘇氏云言
之忠者世所謂不能言也常可人意者佞人之言也此
世之所謂能言也得之矣

小旻

滄滄訛訛朱傳用蘇說以相和相詆解之蓋因翕是合
義訛是毀義依傍而為此說也詩義殆不然毛傳云滄
滄然患其上訛訛然思不稱其上爾雅云翕翕訛訛不
供職也夫人臣之職當竭力以効用於上而精白無私
以當上心今不惟不為上用而反為上患不惟不能稱
上意而故與上違以思為不稱故謂之不供職也雅與
傳殆相發明孔疏以專權爭勢為患上背公營私為不
稱良然

國雖靡止民雖靡盬毛訓靡止為小靡盬無訓王肅述
毛訓為少鄭訓止為禮盬為法小與少禮與法兩家字
訓義各相配孔疏申毛既以靡止為小矣及訓靡盬又
取箋義朱傳以民雖不多訓靡盬用王說矣則以靡止
為小可也乃以國論不定釋之義互相參差矣又案釋
文云靡盬韓詩作靡𦏧猶無幾何然則王以為少蓋韓
本

毛傳釋小旻卒章用不敬小人則亦危殆之意本於荀

子狎虎篇華谷非之謂此篇諸章止言不能聽謀並無
畏小人之說荀子引詩是斷章取義毛乃荀之弟子故
祖其師說非詩之正指也斯言似之而實非詳玩經文
前五章皆刺時之語末一章獨為自警之詞蓋先言小
人謀議不臧譏王誤聽因又自當明哲保身未可撓小
人之怒文義正相合何必全篇皆言聽謀乎荀毛師弟
同堂其詩說應得之而受非若異世徒據成書也荀果
斷章毛豈不知而用為正解乎

小宛

小宛刺幽王解者紛紛朱傳盡掃諸說定為兄弟相戒之詩合之詩義甚為相似獨天命不又一語終屬難通朱傳曰各敬慎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懼也惟天子受命於天目大夫妻戒其兄弟可妄稱天命乎下復云時王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首以為戒仍不能脫刺時義矣

氓之鳩小宛之鳴鳩如爾雅之鷦鷯鷽鷽也傳亦云鷽

鵬釋文云鵬陟交反字林作鵠是鵬鵠形異而音同矣
亦作嘲鳥朝鳴曰嘲夜鳴曰啞禽經林鳥朝嘲水鳥夜
啞是也鳴鳩好朝鳴矣月令之鳴鳩莊子之鷺鳩左傳
之鷽鳩司事皆此鳥陸元恪以為班鳩非是埤雅及爾
雅疏辨之甚明呂記朱傳皆誤

以小鳥不能戾天興小人之道不能成高明之功者毛
氏之說也以小鳥尚思戾天興王不能自彊鳴鳩之不
如者歐陽氏之說也二說雖相反而取義實同然安鳴

鵲即莊子之鷺鵒所謂決起而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
於地者乃斯鳥矣焉能戾天乎則毛傳之義為長又案
許叔重謂鳴鵒奮迅其羽直刺上飛數千丈入雲中許
讀詩而未究其指故有此誤耳本草言鳴鵒在深林間
飛翔不遠當得其真又與莊子及毛傳合不謬矣名物
疏辨之亦鄙意

集傳釋小宛三章以庶民采菽興善道人皆可行螺贏
負子興不似者可教而似因以式穀終采菽意似之終

負子意此亦彊為分配語耳采菽之興何自獨別為善道乎況似之者正似其善道何得分為兩義

式穀似之詩詁以似為似續之似言王不能治民則將為能治者繼而有之案詩中似字多與嗣通此解良得之又此章以上四句興此二句文義各相承采為采菽負為負螟蛉則似之亦當為似爾子謂嗣有女之萬民耳鄭云似蒲盧之得子殆未然

螟蛉尺蠖與蠋皆不能穴木惟在樹上食葉尺蠖似蠋

而小行則首尾相就蝕而復伸螟蛉似尺蠖而青小至夏俱羽化為蛾

蜾蠃雖名土蜂然爾雅云蜾蠃蒲盧又云土蠶則二蟲也蜾蠃又名細腰蠶又名蠓螋入神農經下品土蠶則見陶氏別錄郭景純曰大蠶在地中作房者為土蠶此也其細腰蠶則陶隱居言其雖號土蠶不就土中作窟但連捷土作房者也爾雅蜾蠃蒲盧注云即細腰蠶也俗呼為蠓螋詩毛傳及釋文之說亦同是一蟲而

四名也宋彭乘

著墨客揮犀

謂其類有三銜泥營巢於屋間

者為螺贏穴地為巢者為蠨螋巢於書卷及筆管者名蒲盧螺贏蒲盧能捕尺蠖及小蟹蛛之類蠨螋惟捕蠨蛸與蟋蟀彭蓋誤以地中之土螽為蠨螋也至巢於書卷筆管及屋壁者乃是一蟲耳螺贏蒲盧爾雅毛傳說文皆以為一物必無誤也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鄭云我我王也蓋言王宜與羣臣勤勞於政事日有所往月有所行無止息也歐陽及王

氏皆訓為日月之行甚速與論語日月逝矣同義則我字為贅矣

哀我填寡宜岸宜獄言衰亂之世政以賄成窮盡寡財之人無辜被繫在上反謂之宜故可哀也歐陽氏謂因窮寡而爭訟云宜者言其勢不得不然夫至民窮寡雖由上之失道然君子樂道安貧自應處之泰然何至爭訟哉惟無知小民窮以致濫容或有之耳歐陽氏以此為宜恐非詩人之指

小弁

小弁詩朱子注孟子純用序及為辨說則又疑宜白詩
與傳作皆無據豈因趙歧注及王充論衡皆指為伯奇
事故裊回無定見邪然二雅所咏必有關於王朝得失
吉甫父子私家之事朱必入雅

弁般槃三字異而音義同皆借用為樂意弁彼鸞斯以
鳥之樂興已之憂也集傳曰弁飛拍翼貌未知何本

小弁四章箋云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

大者之旁無所不容也韓詩外傳引此亦云言大者無所不容毛韓異家而同義矣夫以王者之大不能容一太子使之如舟流之靡屈曾柳淵之不如詩人以此託興直是觸目傷心放子孤臣情事應爾朱子論興體多主全不取義之說故於此但略而弗求遂令讀詩者漠無觀感

析薪杙矣說文杙從木也聲音旁玉篇亦然釋文杙從手也聲音侈音隨形異而義則同集傳字從說文音從

釋文失之矣黃氏韻會辨此甚明而正韻仍集朱傳之
誤近日俗下書有字彙者辨詩杔字從木不從手彼未
見古注疏也又案杔字亦作扌俗作扌

巧言

小雅多呼天之語如昊天不傭昊天不惠昊天不平浩
浩昊天如何昊天昊天已威昊天大憚之類天字皆稍
斷當云昊天乎蓋呼而訴之也古注本如此今皆以為
歸罪於天則非刺時也乃刺天矣恐無是理

巧言首章兩恤字上恤毛訓大下恤無傳鄭兩恤皆訓
教兩恤必欲畫一則鄭義勝矣昊天大恤疏申毛云王甚
虐大不成文義矣朱傳從毛訓大其釋已威大恤云昊
天之威已甚矣昊天之感甚大矣二句意兩分不應下
句又蒙威字

爾雅云慎誠也詩慎字毛鄭多用此訓宋儒以其不入
俗悉改之案慎爾優游考慎其相猶可釋為謹慎至巧
言兩不慎非誠義莫通矣朱傳改訓為審可謂巧於諧

俗深於避古

巧言呂記懽作懽僭作諧與諸本異案懽字本爾雅注

郭引此詩諧字與僭同音亦作不信解則兩字之從心從巾

從人從言皆可通也但諧字不應讀側陰切耳又昊天
大懽注疏本作大釋文云大音泰本或作泰今呂記朱
傳嚴緝皆作泰

僭始既涵僭字本訓數音朔鄭訓不信涵字毛訓容鄭訓

同釋文云僭毛側陰反鄭子念反涵毛音含鄭音感皆

音隨訓異不可濶也近世僭字皆作不信解而仍讀側
陰切義從鄭而音從毛恐誤呂朱皆有此失惟嚴緝無
音得之

聖人莫之毛以莫為謀朱傳從王氏訓定案莫之訓定
者當音貊大雅求民之莫莫與赫獲協韻貊其德音左

傳

昭二十八年

樂記引詩貊皆作莫兩釋文莫皆亡白反又

爾雅釋詁嘆

莫同

字亦與貊同訓為定則莫貊同音可知

此詩莫字協作協度豈同彼莫乎釋文云莫或作漠或

又作謨是毛之訓謀乃詩之本旨漢謨二字爾雅皆訓謨矣

往來行言心焉數之箋疏義長矣心焉數之與出自口
矣正相反君子之言必再三思惟心知其善然後出之
故往來俱可通行小人之言但取口給不必由衷故敢
為大言以欺世知乎此可以得聽言之準則矣歐陽以
行言為道路之言而宋儒皆從之朱傳又以碩言為善
言此於心數及自口二語俱少義趣不如古注之優又

碩本訓大轉為善義甚費力

既微且尫尫說文作瘡云從疒童聲籀文從允作尫玉

篇同又云或作尫案允說文云尫

布火切塞也

曲脰也烏光

切從大象偏曲之形今監本從九作尫非是又案尫亦作瘡漢賈誼傳天下之勢方病大瘡

何人斯

蘇與暴箋云比皆畿內國名疏謂蘇即河內溫縣本於左

傳杜注也

成十一年

而暴則未聞今案春秋文公八年公子

遂會雒戎盟於暴杜注云鄭地范甯穀梁注亦同幽王
時鄭尚未遷暴未為鄭有且與雒戎盟於此則地必近
洛意暴亦東都畿內國與又案世本暴辛公作塤蘇成
公作麓譙周古史考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麓孔疏皆
斥其謬當矣然蘇暴二公之謚因此得傳於詩序不為
無補

否難知也釋文云否方九切一云鄭符鄙反案箋云反
而不入見我則我與女情不通女與於譖我與否復難

知也方九切當諧否之義符鄙切當情不通之義矣細
玩箋文讀為符鄙切者得之集傳曰爾之心我不得而
知則否字成贅

俾我祇也毛以祇

祈支反

為病則上章盱病是蘇公自謂

鄭以祇

止支反

為安則上章盱病指何人而言鄭說優矣

盱祇皆承見我上言一來見我於女何病下言一來見
我於我得安也又卷目之吁此詩及都人士之盱毛皆
訓病朱傳吁訓憂歎盱訓望各隨文釋之不知詩之義

難盡以文拘也又引易及字林三都賦證望義然易之
盱豫古注無訓望者至呂忱左思二人皆後於毛疑毛
而信呂左可乎

堦周禮爾雅皆作塤孔疏以為古今字異案說文塤從
土夔聲則塤字較古矣又毛傳土曰塤疏以為漢書律
歷志文此二人各述所聞耳班書後出毛不得襲其語
為鬼為蜮蜮釋文或蜮兩聲音域者短狐也韻會獨取
或音謂即顓師古所云魃蜮案文選東京賦注李善引

漢舊儀

東漢人
衛宏著

云魃鬼也魃與蜮古字通昔顓頊三子

一居弱水為魃魃蠹鬼師古所云魃蜮正指此然漢書
人主之大蜮東方朔以比董偃宋劉攽謂短狐淫氣所
生朔以指偃正當不必遷就魃魃洵為篤論源亦謂短
狐潛居水中人不得見故詩人與鬼並言若是魃魃則
亦鬼耳詩並言之不已復乎黃說殆未然也又案文選
魃鬼之蜮亦音域

有魃面目傳云魃姑

活姑
二音

也釋文云姑面醜也說文亦

同疏引說文云姑面覲也與今本異未知孰是案箋云
姑然有面目疏云覲姑皆面見人之貌孫炎爾雅注云
覲人面姑然又越語范蠡曰余雖覲然而人面哉帝昭
注云覲面目之貌說文亦以覲為面見廣雅又訓姑為
覲皆不及醜義况經云有覲面目視人罔極但言其與
人相見無窮極耳並無可醜之意也今本說文必有誤
當以疏引為正

有覲面目視人罔極言有面目則非鬼蜮也與人相視

方無窮極豈能終身不見我蓋以收全篇之意也案此詩八章言詞頗複要其指歸不過責其來見而已前四章不入我門不入唁我不見其身其為飄風皆怪其不

來見也五六章兩言壹者之來望其來見也

此鄭說

七章

要之以詛亦欲與之相見面釋其疑也末章又言除是鬼賊則不可見女覲然而人面終有相見之期今之不見見何為乎彼反側子抱愧於心所極難者見面自必欲與之相見彼將無地自容正所以窮極其情也而絕

之意不言可知矣

巷伯

周禮內小臣奄人而稱上士是奄官之長故箋疏以巷伯當之伯長也寺人無爵且屬於內小臣則奄人之卑者故不以當伯長之稱宋之說詩者謂寺人即巷伯已失據矣朱傳又謂寺人即內小臣則誤尤甚夫內小臣與寺人並列於周禮天官屬下明是二職豈未之見乎巷伯詩是本為寺人又被讒譖而作朱傳以為遭讒被

宮故作此詩徒見次章毛傳引顏叔子魯男子事漢書
史遷贊比之小雅巷伯之倫因有是說耳今案毛傳以
經文侈兮侈之為言是有因而益大之義必因小嫌構
而成罪作詩之人當自謂避嫌之不審故引二人之事
顏叔子納隣之婦雖執燭繼薪然人不可戶說是
避嫌之不審也若魯男子閉門不納則避之審矣疏以
為止證避嫌寺人奄者所嫌必不因男女是明以遭讒
為既宮之後也又末章毛傳云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
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遭讒而被宮則踐刑之時尚

未為奄安得自稱寺人邪以此傳之言合之前傳則知毛公意中未必如朱子之說矣至班掾比史遷於巷伯止以同是閹者又皆有傷悼之詞故取以相方耳非謂兩人皆遭讒而被宮也况子長之腐刑出於帝意並非因讒而然此兩者皆非所據矣集傳於篇末引楊氏語以為說不同而亦有理殆亦不安於前說乎

首章萋斐正言貝錦次章哆侈正言南箕一是形容其文彩一是形容其引人集傳訓萋斐為小文貌哆侈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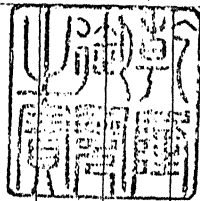
微張貌謂由小文而成貝錦之大文由微張而成南箕之大張以喻緣飾小過致成大罪說雖巧恐非詩意也夫貝錦出於人工其文固積小以成大南箕懸象於天有一定之形何得云由小至大乎案朱子之為此解者殆因鄭箋箕星踴狹舌廣語謂踴狹是微張舌廣是大張而成箕也遂并萋斐二字亦依此立說耳殊不知傳訓哆為大侈為有所因故鄭以箕星踴狹舌廣是舌因踴而益大申明傳義則哆侈句已兼踴舌義矣安

得分哆侈為踴狹成箕為舌廣邪至於萋斐傳訓為文章相錯明就已成之錦言與有因益大之義絕不相蒙小文之解尤穿鑿

哆兮侈兮詩記載董氏通語謂崔集注作侈兮哆兮說文作鈔兮哆兮詳其文義蓋謂鈔字聲音讀如擗又謂如詩之侈非謂詩作鈔也董誤解說文義矣

緝緝翩翩釋文云緝說文作𦍋案今說文引詩云𦍋𦍋幡幡不獨𦍋字異而幡幡亦與下章相易其以𦍋為𦍋

語又與毛傳口舌聲義別其三家詩乎



毛詩稽古編卷十三